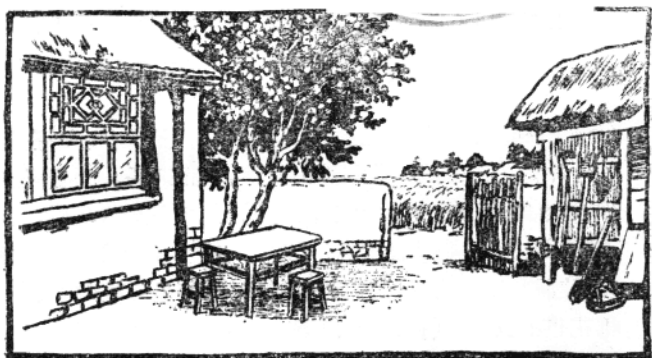


· 独 幕 話 剧 ·

夫 妻 倆

田 心 上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設 計 者 李 從 藝

人 物：刘英寬——三十八歲，共產黨員，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隊長。（父）

王秀芝——英寬妻，三十六歲，社員。（母）

刘宝祥——英寬子，十三歲，小学生，少先隊員。（宝）

侯大娘——五十多歲，社員。（娘）

時 間：八月——秋收的季節。

地 點：某農村。

佈 景：刘英寬的院裏，房头有兩棵高大的蘋果樹，樹上滿掛着鮮紅的蘋果，葉子很茂密，把院子遮成一片蔭涼。借用它在窗前設有乘涼和吃飯用的桌凳，院裏還放着一些農具和一大堆土豆。从朝西開的大門口望去，是一望無边的成熟了的莊稼，還可以看見秋天的村头和菜園子的一角。

幕 啓：傍晚的時候，天邊一片晚霞，太陽的餘光斜射在院裏，把舞台上的一切都給鑲上了金邊。寶祥手裏拿着蘋果，嘴上粘着棉花，正在裝老头學說快板。

寶：（快板）秋風吹，天氣涼，五穀丰收要上場。高粱紅，穀子黃，一片片棉花白茫茫。黃梨滿山崗，蘋果甜又香。為了增產保收緊收割，全社男女一齊忙。（白）行啦！這段算熟啦。（吃了幾口蘋果看了看詞本）就這幾句，老記不住。（快板）增產棉和糧，建設祖國有力量，咱們為了工業化，糟蹋一粒糧食一朵棉花也不應當。（重覆地唸着不熟的句子，想了想有信心地）行！還有一天，準不大離。等後兒個，我一上台先行個禮，完了以後就打起竹板，打一气，心裏穩住架子，心不跳了的時候再說，反正沒關係，我忘了就：噯！噯！噯！……

（門外母聲：“噢噢噢！噢噢噢！這些該死的雞，房前房後高粱穀子有的是，就看上這幾棵白菜啦。”）

寶：（聽見媽的聲音作了個鬼臉）不好！我媽回來了。（急忙扯掉嘴上的棉花，到土豆堆跟前，挑選土豆。）

（母聲：“寶祥，寶祥！小死鬼，叫你看雞，看哪去了！雞在菜園子裏都作黃天啦！”）

（隨着聲音急匆匆地上，手裏拿着揀棉花的兜子，滿身塵土，寶祥聽媽進院，故意躲在桌後不吱聲。）

母：寶祥，寶祥！（見寶祥不在）這也不又上哪兒玩去啦，把這家就平扔平撂啦！

（寶祥在母身後突然一笑，把母吓了一跳。）

母：（捂着心）不吓，不吓！這死寶祥，把我吓一大跳，成天一點正經的也沒有，你上園子去看看，可不可惜了的啦，兩三棵白菜都叫雞吃光桿啦！

宝：怎吃那麼快，我才从園子裏回來。

母：不信你看看去，老公雞領着四五个老母雞在那吃……

宝：咱家統共才三个老母雞怎麼出來那些？

母：（沒理了）得啦，反正吃了就吃了吧。

宝：哼！反正沒吃幾口，若是吃了兩三棵，你能这样，早就急眼啦！

（寶一扭身手裏拿的蘋果被母看見了。）

母：我沒說，十三四的大小子啦，甚麼也不能幹，就有吃的精神，吃吧！反正家裏家外就這麼兩棵蘋果樹，吃光了看賣甚麼！

宝：（有些生氣了）吃个爛蘋果你这心疼了。

母：心疼不心疼，你就光知道吃，你知道一斤蘋果多少錢。

宝：多少錢，一个蘋果还能怎麼的？

母：还能怎麼的？一个蘋果就是半分來錢哪，好的一兩分錢哪，你尋思賤東西呀！

宝：不吃还不行，都給你留着賣。（氣憤地將半個蘋果扔了）明兒个飯也不讓吃得啦，誰家像咱家啥都是好的。

母：（被孩子一闖反倒緩和下來）得了，我的小親戚吃吧，管你够，我這麼護着好像我留着吃似的。

宝：（自己嘟囔着）一棵白菜一个蘋果你心疼了，社裏的……

母：你嘟囔些甚麼？甚麼社裏家裏的，誰也不能像你那个沒有脈的爹，当个隊長美的就不知怎样好了，整天恨不得死在社裏……

宝：社裏都像你这样可也早垮啦。

母：（急接）得了，我不用你說，你爹好，我落後，还不行啊！（望了望屋裏屋外的一些活計，皺了皺眉頭）這家裏的活是越來越多，土豆領來家這些天啦，還在这堆着。菜園子的障子我說抽空收拾收拾吧，說破嘴全当耳旁風，你看这屋裏屋外哪像過日

子的样。(雖然很疲憊但幹起活來還是一陣風——鏝豬掃院子整理一切。)

宝：一提就是我爹不对，我爹哪有一點空兒，成天忙的手脚不得閒，眼睛熬的通紅，嘴都出泡了。

母：(賭氣地但心裏還很關懷地)他那是願意，活該，沒人可憐他！

宝：你不掛着爹，爹可掛着你，不大离爹就告訴我，說他社裏活多，叫我多帮你幹些活……

母：告訴你啦，家裏这些活你怎麼不知道幹點。

宝：(天真地)玩起來就忘了，剛才光顧練習演戲了，你看我这就帮你幹。(奪過掃帚掃起來。)

母：(望着孩子心裏高興)慢慢掃，別幹什麼沒正經的。

宝：(滑稽地)好，慢慢的咱就慢慢的，要快有快要慢有慢。

母：成天叫你鬧的气不得笑不得的，若不就你這一个，我怎麼也不能叫你成天願玩就玩，願鬧就鬧。

宝：連吃个蘋果还得挨頓叱。(作了個鬼臉。)

母：(故意地)不讓你吃，都留着我吃，人不大說話可趕道。(邊說邊拍打着身上的塵土)來給我打掃打掃後脊背上的灰土。

宝：(拿起棉花兜子給母打掃灰土)怎這麼些土？

母：你尋思那幾分是那麼容易掙的呀。

宝：昨下晌爹上區去開會的時候，你不說今兒个不下地，在家做棉襖嗎？

母：昨兒个可是那麼打算的，今兒早晨組長說是揀棉花，論斤評分，這我還能不去啊。(一下子被棉花兜子帶打了眼睛)噯哟！

宝：(緊張地)是不是抽眼睛啦，要不要緊？

母：幹什麼都得要點工錢，(揉着眼睛)不要緊，差一點抽了眼珠子！

宝：(鬆了一口氣)媽，這大的兜子你一天揀了幾兜？

母：媽揀這玩藝可是把快手，要不是腿疼就更快了，頭晌揀了兩大兜子，下晌揀了兩大兜子。

寶：給你評了多少分？

母：（得意地）四斤一分，我揀了三十七斤，你算吧。（沒等孩子回答）是不是應該是九分二多點？我沒讓勁，到底爭了個九分三。

寶：媽這一手頂不帶勁了，那麼些人爭爭講講有多不好看，有那工夫多揀兩把不就有了。

母：這怕甚麼？公事公辦，該怎麼的是怎麼的，社員拐社裏點不要緊，社裏可不能拐社員的。

寶：（不滿意地）可爹講話，社裏又是誰的！

母：不用你考我，我什麼都知道，別動不動就是你爹那一套話兒。

寶：（探聽地）那別人都揀多少呢？

母：差不離都是七、八分，九分出頭的就三個人，不，就兩個人，你侯大娘可能搶了。

寶：搶什麼，有什麼搶的？

母：搶大朵，搶厚壠咀，今兒個西頭你趙貴祥大嬸子揀的可不多，才揀了三十斤，掙了個七分五。

寶：趙大嬸不是咱們社頭等女勞動力嗎？

母：（驕傲地）幹別的她頭等，幹這個她就不行了。

寶：那是怎回事呢？

母：幹這個有個竅門……

寶：甚麼竅門，媽，你不会告訴告訴大夥，叫大夥都那麼快嗎？

母：得了，我不跟你說了，說了，又是我不對，甚麼自私自利的，我不愛聽那些。

寶：媽，怎麼個竅門，（小聲地）你告訴我，我不說你自私自利還不行啊？

母：行啦！幹你的活吧，小孩子打听这些幹啥？你也不能去揀。

宝：怎麼不能，明兒个就是星期，我就去揀。媽，你跟我說說，明兒个我好多揀點。

母：（被孩子逼得無奈）可也沒甚麼竅門，就是你趙大孀揀的太磨蹭了，像扯綫似的一點一點地往外弄，不好揀的乾巴桃她也扒；醬瓣子、爛桃子她也摳，也不管費事不費事，一个个摳的溜淨，這不是明賬，這能不費時間啊。你侯大娘可就不這樣了，不好揀的乾巴桃、醬瓣子甚麼的都扔在棵上，淨挑大朵揀，底把也不摳，再不就揀那剛裂開嘴的大桃。

宝：剛裂嘴的揀它幹啥呢？

母：傻孩子，那不是濕，壓份量嗎。你核計核計這麼揀，揀的能不多能不快嗎？颼颼地，像騎洋車子似的往前赶。（說着說着誇耀起來）我和你侯大娘一天揀了十二壠，你趙大孀才揀了八壠，還沒到頭，大夥還帮她迎了一截壠。

宝：鬧了半天，還是這麼回事啊！你和侯大娘那麼幹，組長不說你們嗎？

母：（後悔說漏了兜）你侯大娘那樣，我可不能那樣……

宝：还不能那甚麼？剛才你都說啦。

（門外有腳步聲。）

母：（着急地）宝祥，我告訴你，你爹回來不許你跟他乱嚼啊。

宝：（有些生氣）我不嚼嚼，一句我也不嚼嚼。

（母正要再囑咐一下寶，沒有來得及，劉英寬手提着小包上場。）

宝：（高興地）噯，爹回來了。（迎上去接下小包放在桌上。）

母：和你一塊去開會的，人家早就回來了，你这又……

父：（打趣地）是呀，回來晚了，應該彙報一下。你別着急啊，這還不得喘喘氣再說呀。從城回來半道上到技術站去找老宋，明兒个叫他來一趟，研究一下卸貨的事，回來以後把開會的

事向主任談了一下，完了就去找田大爺，叫他趕快牽大紅馬到獸醫那去看一下，昨兒個臨走的時候就看大紅馬不太樂意吃草，我告訴老田大爺叫他牽去看看，可倒好，含含糊糊地到這時候還沒去看。這大秋頭子若是把大紅馬擱倒了，那是玩的呀……

母：（有些不耐煩地）得了，我不願意聽這些，你願上哪去上哪去，反正誰也管不着你……

父：別着急呀，還沒說完呢。完了我就下地轉了一趟，檢查了今兒個的作業質量，這趟地下的不要緊，差不點把我氣炸肺。這還不算，半道上碰見了老侯大嫂子，不三不四的叫她好頓說，回來晚的原因就是這樣。（走到土豆堆跟前整理土豆。）

母：你就是氣多，甚麼事把你氣的那樣？我說可是不對點，還是我那話：甚麼事睜隻眼閉隻眼算了，生那份氣呢，得罪那份人哪，氣壞了身板可得自己花錢。

父：你今兒個是沒下地呀，你不知道，不用說別人，就是你下地看看也能把你氣個賊死！你去看看那棉花地有那麼幾壠揀的太不像話啦……

母：（不自然地趕忙打金）不像話就不像話，反正是過去的事了。噯，我說寶祥爹……

父：過去的事了？過去的事也得好好整整，要不啊她常想着……

寶：（故意加勁）對，對！一定得好好整整。

母：（生氣地）呆着你的罷！不能拿你當噎吧賣了。

父：別人告訴我，有幾壠是老侯大嫂揀的，我碰見她說了她兩句，她还翻了。翻就翻吧，翻了也得處理……不是別的，忙了一春帶八夏，好容易盼到了揀花的時候，不好好揀淨了，為了多掙幾分把該揀的都扔了，再來一場雨，那不就白瞎了嗎！

寶：像這樣人，給自个兒幹活兒就不能這樣。

母：(狠狠地)宝祥，哪塊說話都有你！

宝：(惱怒地)怎麼的，還不許說話啦。

父：宝祥說的對。我看應該教育教育，若不影響太大了。人家精心揀的人，給社裏增了產，少掙了分，那些給社裏糟蹋棉花，還多掙了分的人，得了便宜賣了乖。這個勁兒若不扭轉過來，以後的增產保收工作就沒法作了。

宝：(得了理)是啊，我那個快板上說的明白：增產棉和糧，建設祖國有力量，咱們為了工業化糟蹋一粒糧食一朵棉花也不應當。連一粒糧也不能糟蹋，那些光圖快為了多掙分的人，若不給他個難看，那還了得。爹，一定得開大會，開大會我給打鑼。

母：(更氣憤)小死宝祥我叫你順嘴胡咧咧，若是小雞再把白菜吃一口，我砸斷你的腿！（見寶祥不動）你还在那站着，給我看看小雞去。

宝：(不服地)看甚麼小雞，我爹剛回來多大一會兒。

父：宝祥，忘了我告訴你的話了，快去吧。

宝：(聽話地)好，我就去。（下。）

母：我一說話就是我好嘚嘚，我不對，這是你看見了，你說一句十句等着你。反正這個家就是我不對，累死也沒人可憐。

父：(和氣地)別急好不好？有啥話慢慢說，有啥活咱慢慢做。

母：慢慢做，八年不做也不着急，這陣子我說了多少回了，這土豆堆了多少日子啦。

父：陣子保證明天我起早把它整上，土豆這正挑呢，保證……保證明兒個晚上整完。還有啥，這些小事還不是手到擒來，有啥愁的。

母：我但凡要能騰出點空來，我早就把這些活幹完啦，就不用跟你說這些啦。

父：（有些學妻的口氣）我但凡要能抽出一點閒空，早就把這些活整的妥妥當當，就用不着聽這些不三不四的啦。

母：我沒說，甚麼事我就不該張嘴，就說這兩句話還鬧個不三不四，好，以後咱啥也不說得啦。（稍停）我說話你又不愛聽，你那個沒空是自個找的，誰也沒綁着你，拴着你，叫你幹那些用不着的閒事，我不說，你也不尋思尋思呀，誰家老爺們像你？家裏的活兒一點不管，全扔給老娘們……

父：現在男女平等嗎，能者多勞，老娘們就不許比老爺們多幹點啦？（稍停，認真地）寶祥他媽，說句心裏話：你家裏家外炕上地下地忙活我不是不知道，我也真想抽點空幫你忙活忙活，可就是叫社裏的事把我纏住了，真抽不出一點空來。這一點我希望你能原諒我……（最後一句說得意味深長。）

母：（被說得不自然地笑了）得了，別淨挑好听的說啦。

父：好听不好听，反正是我心裏話。是啊，要不好好想一想，可倒沒甚麼，要細細琢磨一下，可真叫人急的站不住腳呀。一想社裏哪都是活，下晚尋思尋思這些事真是一點覺也睡不着，恨不得半夜起來忙活一陣。有些事一眼照不到就出毛病，今兒個我沒下地，棉花就給揀的那個樣。社員有的思想不正確，幹部再不能真正的負起責任，起帶頭，那社離垮台可就不遠了。就拿這土豆來說吧：春起缺種，有的家有土豆種留着吃，不賣給社裏，若不是支書帶頭和動員大夥解決土豆種，這陣兒分土豆？分個蛋吧！這前些日子分土豆的時候大夥樂了，這還不是個明理：一百來戶人家命根子都扎在社裏了，社要辦不好，不能增加生產那簡直等於要了社員的命。這可不是我給你上政治課，你說是不是這個理？

母：（有些感觸）誰心還不是肉長的，理就是理嗎。

父：噯，我問問你：你看我對社有沒有甚麼私心？

母：（敏感地）你說誰？我不明白，你是甚麼意思，有什麼話你就直說了吧。

父：這沒有什麼拐彎的呀，我就問問你，你看我對社裏有沒有什麼私心，說公道話，看見甚麼就說甚麼，我好改呀。

母：（見父態度非常誠摯）有什麼私心，恨不得把心都扒給社啦，要說你有私心那可就沒甚麼公正人了。

父：我也檢查了，自己覺着可也沒有什麼對不起社的地方呀，（稍停）對呀，區委書記說的對，自個兒臉上的灰，自個兒不容易看見哪，非得常常照照鏡子不可，一定會有不少缺點呀！晚上召集咱們隊裏的社員開個會，叫大夥說說心裏話，看對我有什麼意見，以後我好改正。

母：這冷丁的为啥想起這個來啦？

父：不是別的，今兒個老侯大嫂頂我那兩句我走在道上琢磨着是話裏有話，若不叫大家把心裏話談出來，憋在心裏影響了生產，那可是犯罪不小啊。本來，我剛一听那些不三不四的話，心裏可真不是滋味，可又一想自己是個黨員，支書常講：不管有什麼困難，也動搖不了我們要把社辦好的決心。羣眾的思想是得慢慢來的，急不得呀，只要是老老實實給大家辦事，大夥就會擁護咱。我想到這才把氣消了。檢查了一下自己，覺得我在工作上一定有毛病。

母：（思想在鬥爭）你沒有毛病，老侯大嫂和……

父：是呀，當然老侯大嫂也有毛病，首先棉花沒揀好就不對。

母：（心裏很不安故找下台）天不早了，我得做飯啦，你是吃點麵條還是吃點麵片？

父：別成天麵條麵片的啦，有啥吃啥，大夥一塊吃點算啦。

母：看你熬苦的那樣，再不吃點啥就要倒架子啦！

父：（故意地）家裏的活成天不管，還吃麵呢。

母：（嗤笑）是呀，就是應該叫你大飯大菜一樣的吃。

父：行，那就這樣吧，做啥吃啥，沒啥挑揀。

（母進屋又上。）

母：行啦，你歇歇吧，家裏活我自個幹吧。

父：那還合理啦，再說那也太不自覺了。

母：嚇！今兒個還積極起來啦哪。

父：今兒個這不是有空了嗎！說良心話，哪天回來炕上一躺，瞅着你幹過？

母：好，你做吧。（笑了笑進屋。）

（靜場片刻，父邊整着土豆，邊思索着。）

父：（自語）甚麼也不能都一樣啊，五個手指伸出來還不能一般齊哪（指土豆），看這大個溜光嶄亮的有多好，哪能都可人心呢，看這猴頭爛眼的小樣，淨這樣貨那糟不糟。

（寶祥悄手悄腳地走到爸爸跟前。）

父：你媽不是叫你在外頭看着小雞嗎？

寶：爹，（小聲地）我告訴你點事。

父：寶祥，甚麼事？

寶：（剛想說聽屋裏母一連咳嗽了幾聲）我剛想說，一到嘴邊我就忘了。

父：（笑）這就太怪了！好，等會兒想起來再跟我說。（稍停）寶祥，過來爹跟你說點事！

寶：（靠前）甚麼事，爹？

父：（望着孩子天真的表情，自語地）寶祥長大了幹甚麼事可都要對得住自個兒的良心啊！對得住毛主席對咱的一片好心啊！可不能光為自個兒……（轉想）這話跟你說沒用啊，你長大了一切都變嘍，農村就不會這樣了，羣眾的思想也完全都變了。（興奮地）好啊！你算趕上好時候了。

寶：（傾聽着爹爹的話非常懂事地）爹，我知道你想說甚麼，你尋思甚

麼……

父：（被賣說得有些愣住了）你說我尋思甚麼？

宝：我知道。

父：知道你就說出來我听听，看我孩子說的对不对。

宝：（望了望房門小聲地）你是不是尋思棉花沒揀好的事……

父：你怎麼知道？

宝：哼，我就知道，爹我告訴你，剛才我說半截話沒敢說……

父：怕甚麼呢？

宝：怕我媽，我媽告訴我，不讓和你乱嚼嚼。

父：（笑了）不讓告訴我，你為什麼還說呢？

宝：（突然表現得像大人一樣）因為媽做的不對，我就要告訴爹。

父：好孩子你說吧。

宝：爹，今兒個媽沒在家收拾棉衣，她也下地揀棉花去啦，她和
侯大娘揀的一樣……

父：你怎麼知道的？

宝：剛才她跟我說的，她說老趙大孀揀的慢，一天揀了八壠，才
揀了三十斤，掙了七分五。她和老侯大娘都揀了十二條壠，
媽揀了三十七斤九分二多點，她跟人家爭講了半天要了九
分三。她說她直門往前搶，淨揀大朵和大濕桃子。

父：（沉思，用樹棍在地上劃着，不住點着頭）嗯，怪不得呢，難怪老侯大
嫂人家不服氣，鬧了半天毛病在這兒哪！

宝：爹，我告訴你，你可別說我跟你說的呀！

父：剛才說的挺好，這怎麼又怕起來了？不要緊，對自个兒的缺
點應該大胆承認，對別人的缺點也應該大胆的指出來，甚麼
也不要怕，在學校老師不是這樣告訴你們嗎？

宝：是這樣告訴的。

（寶漸要往外去，母親攔着眼出。）

母：这死鍋底老犯風。（見寶）叫你看雞，又進來幹啥？

寶：（滑稽地）是，我就去看雞。（下。）

父：寶祥媽……

母：啊！……是不是寶祥跟你瞎嚼嚼啥了？

父：要是真事，就不是孩子乱嚼嚼啦。今兒个这事寶祥媽……

母：（乾脆開朗地）行啦，你不用說啦！今兒个这事我全認錯，剛才你說的那些話虽不是對我說的，可每句話都像針似的扎着我的心。我一边做飯一边想：是不对呀，事做錯了！（難過地幾乎流出了眼淚）寶祥他爹，你放心，以後我再有这事，叫我千刀万剮。

父：（有些感動，便進一步地啓發）知道不对了，可到底不对在甚麼地方呢？

母：这还用說它幹啥！那还不是明情的事，为了多掙幾分就是个人利益唄！

父：多掙分，这不是甚麼坏事，積極的幹，幹的好，就應該多掙分，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为了多掙分，就不管工作做的好坏，投机取巧，昧着良心对待社裏的勞動，不对就不对在这裏，你說是不是？

母：（轉想又有些不服地）我總觉着說都会說，理也是这个理，可像你这样的全社才能有多少？

父：只要理对就有人做，他趙大嬌就是个好例子，八壠就揀了三十多斤花，你揀了十二壠才弄了三十七斤。八壠三十斤均背一条壠差不多就是四斤花，你十二壠三十七斤你算算吧，是不是还不够三斤一兩花，這裏外裏一壠就差一斤花，咱社九十畝零三分棉花，这一秋要都這麼揀，你說那不糟了嗎！寶祥媽，这可不是小事啊，國家建設眼瞅着等着我們支援呢，棉粮產量跟不上去，用啥支援呀？再說咱們不注意增產，就

是咱們一天掙了一百分頂個什麼，分數錢還不得從產量上決定嗎？

母：（又受了感動）寶祥他爹，是啊，說真話，人怕勸車怕顯，還是那句話，你放心，明兒個我決不能像今兒個這樣就是啦。

父：（有些高興地）那就好，那你看今兒個這事怎麼辦呢？

母：怎麼辦！那有啥辦法？已經做錯了後悔也晚了，以後不這樣就行了唄。（難過地低下了頭。）

父：寶祥媽，你看這樣辦好不好？

母：（抬起頭）怎辦？

父：（嚴肅地）為了教育大夥，為了增產保收，你到社裏找主任，把自己的錯誤檢討一下，要求把自己的分數降下來，明天把自己揀過的再重揀一遍。

母：（思想上起了莫大的波動）怎麼，叫我去檢討？寶祥爹，叫我改錯我能改，叫我去檢討……（感到恥辱）我……我不能，我不能去丟那份人。

父：這有甚麼呢，有了缺點，自個兒能承認改正，誰也不會笑話呀！

母：我也不傻，我也不是三歲小孩，誰還沒長個臉！

父：這也不是叫你去丟臉……

母：（急接）不丟臉，可也不是甚麼體面事！

父：是啊，有了缺點，不是個體面事，可要是能承認錯誤，改正缺點，我覺得沒有什麼丟臉的地方。

母：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自個兒不對自個兒知道，我這陣兒心也不是甚麼好受的滋味，自個兒恨自個兒，恨不得自個兒打幾個嘴巴子。有了錯誤改掉就行了唄，幹啥硬逼我丟人現眼，在大夥跟前抬不起頭來……（又難過又委屈地說不下去了。）（靜場片刻，空氣很緊張。）

父：（反覆地考慮着）那好，以後咱再慢慢談，到底我是捉弄你，還是為了社，為了大家好，你總有一天會明白過來的。（轉身欲下。）

母：（猛地抬頭）你上哪去？你回來！

父：我找主任認錯去，你怕丟人，我不怕丟人！

母：（慌起來）怎麼你想找主任去……

父：那有什麼辦法，像勸小孩似的你不去，道理也講給你聽了……

母：你不要覺着我給你丟人現眼，叫你臉上不光彩，反正是兒犯找兒，爹犯找爹，你是你，我是我，誰做誰當。

父：對呀，誰做誰當，你自个兒能去那更好啊。

母：（突然蠻橫起來）我不能去，也不許你去！

父：（嚴肅地）怎麼的？怎難為你說出口來！（稍停）剛才我跟你說的那些話，真的你一點也沒往心裏去？（稍緩和些）寶祥媽，也許你一時轉不過彎來，還沒真知道這件事對社對集体的危害呀！不管怎麼樣，咱做了對不住大夥的事，咱就得向大夥認錯啊。你看怎麼辦吧，是你去，還是我去？

母：（缺理，無奈地）好，你去吧，你去吧！你是幹部，你說算，你有權，你去貶斥我吧！反正你也沒拿我當人。（稍停）誰也不是不識數的小孩子，誰還不知道個三多兩少，還預備怎的，知道錯了以後改了就行了唄，幹麼非逼着叫人丟這份人不可？這不是成心要誰好看，叫人家見不得人嗎！這還是自个兒家，兩姓旁人你還能怎麼樣。（越想越難過，嗚嗚地哭起來。）

父：（耐心地解釋着）寶祥他媽，你也算是個明白人，怎麼在這節骨眼上就割不開拐了呢？你好好想想……（見母不理，轉想）不行！這時候跟你說甚麼也是白搭，我說破嘴唇你也不能往心裏去。寶祥媽，這件事本來應該慢慢地等你明白過來再

解决，可是不行啊！等不得，今晚这事不解决，就会影响明兒个的生產，就会影响大夥積極認真的工作勁头，就会影响咱們的增產，也会影响以後我对工作的領導啊！

（寶祥像是受了最大的委屈，哭着由門外進來，一時鬧的父母不知所措，寶直衝母奔去。）

宝：媽……（把快板詞本，用勁向母扔去）这快板給你吧，後兒个叫我怎麼上台出演去！

母：（火上加油）我的小爹，我又怎麼惹着你啦！

父：怎麼的啦，哭甚麼？

宝：（對母）問媽吧！

母：我又給你作啥孽了！

宝：剛才我在門口練習說快板，老董家小柱子說：你演快板大夥也不看，要演拿你家炕头上去演，先演給你媽看看，教育了你媽再給大夥演，真不知道害臊，还腆臉宣傳增產保收呢。
（母思想翻騰，一時呆住。）

父：（見母不安，對寶）別哭，這沒啥，就叫他們說吧，我還不是一样白天就叫你侯大娘臭了一頓，明兒个那还不是我头裏走着後边叫人罵着，有啥办法，就听着唄！

（母突然站起，淚如雨下，轉身急奔門外，父、寶望着母的背影，靜場。）

宝：爹，媽去幹甚麼去啦？

父：你說呢？

宝：（稍停）不知道，你說呢？

父：等一会你媽回來，你就知道了！

宝：爹！是不是媽生我气了？

父：不是！（稍停）寶祥，爹問你，你看我和你媽倆誰好？

宝：爹好，爹辦事公正，媽淨小心眼。

父：還有吧？